

小說海

(小說海)

上海中國圖書公司記出版

(政) (法) (用) (書)

林萬里譯

英

美

法

一册 五角

英國法系向爲不成文之慣習法。美自宣告獨立後。法制皆經十三州之同意而定。此二國法律之性質。與各國不同。而各國法制之最合於實用。最適於正義者。斷推二國。是書分爲三編。第一編總論英美法之原委。第二編論英美之公法。第三編論英美之私法。子目繁多。不及詳載。吾國今日改訂法案。首宜考求各國法制之淵源。則英法固世界法律之最好模範也。

潘鐸承譯

歐

美

日

本

二角五分

審判廳編制法通義

司法獨立爲統治權之作用。我國實行審判新制。方在萌芽。整飭吏治。冀掃從前黑暗貪橫之弊。實爲急不可緩之要圖。是書內容計分二卷。第一卷總論。分六章。先述編制審判廳之派別與緣起。次論司法之學說及立法例。繼論編制法與憲法訴訟法之關係。及裁判陪審律師檢察事等制之得失。更詳舉英德美法日本審判廳之沿革。第二卷分論。論審判廳十章。論審判官九章。論審判九章。大致舉各國官廳局所之意義。階級管轄方法事項。與官吏地位權能限制。類別俸給迴避休假及審判之開庭。以至判決諸實例。纖細靡遺。文字明暢。條理清晰。便於我國近今之研究。

說

小

俄國立憲史演義

二冊
五角

書叙日俄戰後。俄政府下詔立憲。然實際不過欺飾一時。經人民每次要求。始允召集國會。既又任意解散。卒之官僚權重。議員伴食。且隱設偵探。肆行殺戮。於是黨人亦徧設機關。以暗殺爲對付。敘述當日情狀。宛然如見。

左公平回記

二冊
五角

是書敘左公平回事。本當時事實。演爲章回小說。粉飾裝點。妙緒泉湧。中敘用兵之神。設計之巧。爲古來名將所罕觀。文字略似三國演義。其敘與俄國劃疆。亦能爲掌故家談助。軍士小說。亦歷史小說也。

黃海風濤

一冊
一角

辛亥革命之舉。開中國亘古剏局。鄉僻中每有如桃源漁父。不知有漢。何論魏晉。此書即敘一海濱老翁。由頑固而入於開通之事實。其開通也。經歷外界種種。而終內得於其妻。文筆曲折。頗饒興趣。亦足明適者生存之理。而爲不達時事之借鏡也。

蔓尾毒

三冊
五角半

書中敘述一劣紳。恃勢專橫。淫凶無度。恃官廳以壓制鄉愚。藉辦學以把持公款。種種非法。惹起風潮。雀鼠之憤。遽使傾家。毗睚之怨。誣以革黨。讀之令人髮指。著者蓋目擊過渡時代之黑暗。所以爲此。亦清末社會史之一種也。

中國圖書公司發售

宋搨
精印

九成宮

一冊

四角

九成宮流傳日久。坊本輾轉失真。本公司覓得宋搨原本精印。毫髮不爽。可稱善本。

初搨
精印

陶靖節先生草書真蹟

一冊

五角

靖節草書。爲世宗法。而贋造居多。真蹟罕覩。本公司覓得真蹟一本。精印行世。當亦書家所快觀也。

初搨
精印

趙松雪道教碑

一冊

一元二角

松雪道人書法。爲唐宋名家之一。道教一種。坊本流傳。往往失真。此冊是初搨本。神態畢肖。印刷精美。臨摹家幸賞鑒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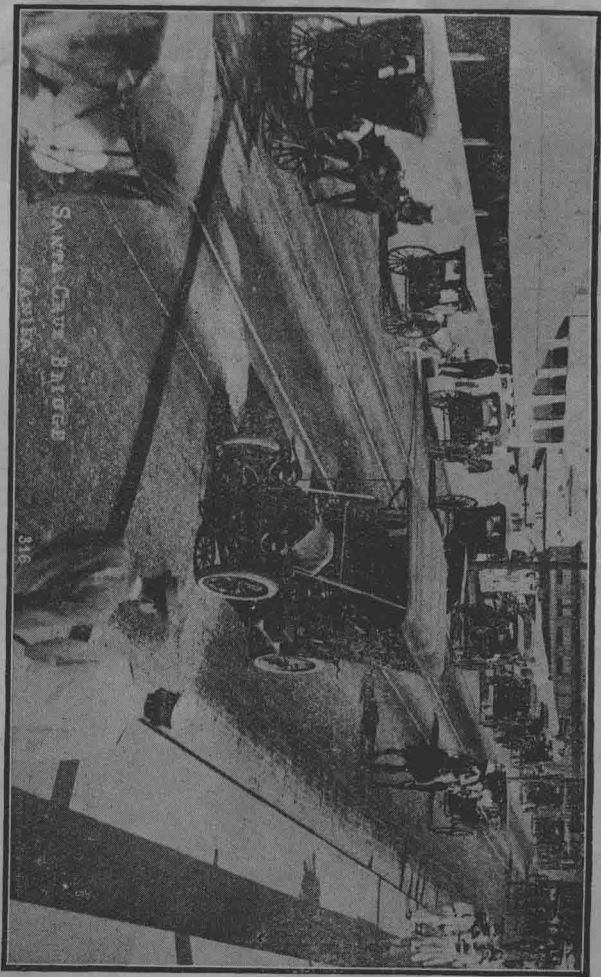
李靜之
先生

臨魏碑屏條

四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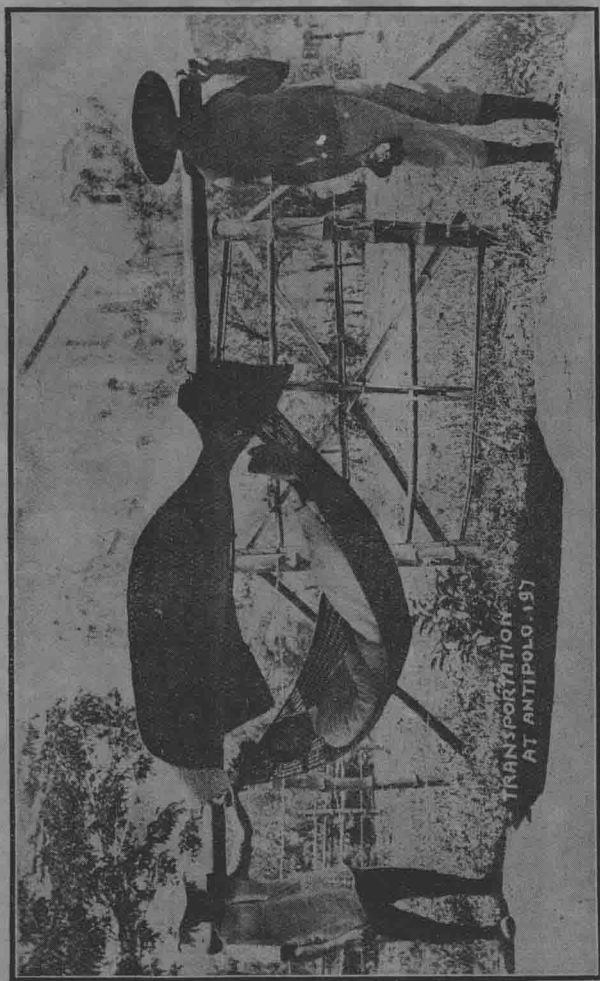
二角

李靜之先生爲晚近有名書家。屏條四幅。書法遒勁。直逼北魏。美術家取爲裝飾品。最爲合宜。



小呂宋街道

安 知 波 洛 之 肩 輿



小說海三卷八號目錄

● 插畫

小呂宋街道

安知波洛之肩輿

● 短篇小說

奇驅

一掌血

將軍與法曹

天生嘉偶

拾翠

孤鸞淚

珠光劍氣錄

● 長篇小說

目錄

擎雲手

綠井藏圖記

● 雜俎

● 筆記

京華塵夢錄

予厂筆記

習靜齋詩話

● 新劇

財虜悔新劇

● 詩文

詞四首

雜詩十三首

明離女子

遜庵

黃靜英

王梅癭

伍希呂

王梅癭

謝直君

林紓

謝直君

子餘

尤志序

方瘦坡

劉蕤青

○○○奇騙



謝直君

諸位啊。在下原是個頂不喜歡聽戲的。年中碰着愛聽新戲的朋友。還有一次兩次的酬應。若是愛聽舊戲的朋友想拉扯我同去。就十次也十次不答應。這其中有個緣故。因為舊戲是專講究唱工。做作。我於唱工不消說是個門外漢。毫無趣味。就連做作一層。跟前擱了張椅子。便說是跳井。手中握着條帶子。也道是懸梁。種種牽強附會。在下的神經。又不大銳敏。實在難以索解。而且有時金鼓震天。鬧得人發昏。有這許多原因。所以我在上海。一住幾年。柳陌花街。雖然不時涉足。歌臺舞館。却是蹤跡稀疏。正合着古人的脾氣。所謂三年不窺園了。這一年。秋高氣爽時候。因為北京有點子機會。我便目逆征鴻。翩然北上。行裝纔卸。就有個朋友邀我去聽戲。說北京的戲。是頂刮刮的。我當下想將自己素昔的脾氣告訴他。覺得未免過拂其意。便祇推說風塵困頓。往後些去聽未遲。這樣一推。居然被我推開了。過兩天。那朋友又來。我又假說有事。一連幾次。都被我推開了。我那朋友。老大不高興。起先還用電話

來約。往後便電話也不打來了。過了好些時。同事的朋友。大概都認熟了。一班都是些五陵年少。足跡常在八大胡同的。我自然也跟着前往。每晚便一去二三里。鑲邊四五家。鐘鳴七八點。八九十碗茶了。這個時候。越發把聽戲一事。撇在腦後。又過了好些時。那北地胭脂。南來粉黛。大概都經我物色過了。覺得笑靨相迎的雖多。知心如意的却少。而且夜夜去逛。花錢過多。久而久之。便就不似先時高興了。一晚。沒有出去。自己一個悶坐在客棧裏。恰好那從前屢次邀我去聽戲的那位。來棧裏找別的朋友。我聽見他聲音。連忙出去招呼。那位老朋友。駭然道。我十回來棧。你十回不在家。怎麼今晚并沒出去。難道是貴體不大舒服麼。我笑說。不是。因招呼他進房。坐定之後。方告訴他我逛窯子。已有些逛厭了。老朋友笑道。我早料到你會生厭的。我問他甚麼緣故。老朋友道。北京的社會。這個時候。大家都找地方消遣。你也消遣。我也消遣。萬變不離其宗。嫖賭之外。就是聽戲。然而三者之中。戲有戲迷。賭有賭鬼。惟嫖的消遣。最難持久。若兼着賭博。或是聽戲。還不覺得單嫖一項。久則生厭。你老哥呢。戲是不聽。麻雀又不曾晚晚止。跟着他們在八大胡同混跑。所以我知道你到底必然生厭的。我道。這樣說起來。必

要跟着你去聽戲方好了。老朋友道。這個自然。我因告訴他自己不願聽戲的緣故。老朋友笑道。你這個人。又膠柱鼓瑟了。只泥着天下老鴉一般黑。那知戲子不比老鴉。北京有北京的戲子。別處有別處的戲子。怎可同日而論。我告訴你外埠多男伶。北京尙女班。此不同者。一外埠多唱崑腔。二簧。其音柔。

曼北京尙椰子聲情激越。此不同者。二至於戲價一層也。遠比他處廉。總而言之。聽戲是北京的唯一好消遣了。上自議員政界。下而軍人學生。那一個不拚命聽戲的。還有一班前朝的遺老。和那些過江的名士。天天賦詩填詞。譜腔製曲。去向各名角。已結討好在報紙上發表起來。更鬧的個天翻地覆。又統而言之。國可亡。種可滅。戲是不可不聽的。大家俱抱定這個宗旨。北京戲子價值之高。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我聽了這一大篇話。心裏倒有些活動了。便道。不論怎麼樣。我且跟着你。瞧兩晚再說。老朋友聽了大喜。不迭忙說。今晚我來這裏。正是找楊實甫和羅詠公。同去捧角。偏他兩個不在。正苦叫好時候。勢力薄弱。如今你肯聽戲。從此以後。可就吾道不孤了。快去快去。時候到了。再遲點子。池子裏前三排的好位子。都給人家占了去了。我摸出衣袋裏的金表。瞧一瞧。纔得七點四十五分。心裏雖知道爲時尙早。禁不起他極力催促。便就披上一件狐腋外褂。同出客棧。僱了兩乘東洋車。飛也似的往廣德樓戲園而來。進了裏面。果見看客極多。中間一帶坐位。已擁擠的並無隙地。止前面幾排。尙是人數稀疏。坐着的。多些占位子的馬夫跟班之屬。幸而我那老朋友是個戲迷。他在戲園裏。狠有面子。看座的。不敢怠慢。在第四排。找了兩個相連的位子。其時戲已開場。我們坐下去。覺得不偏不倚。不遠不近。很爲合式。只位子窄的很。遠不如上海戲園的特別正廳舒服了。起先幾齣。不過是武家坡。硃砂痣。三世修等戲。並無可觀。末後的一齣。演的是黑籍冤魂。却是改良新戲。用配景白話。倒叫我精神稍振。一會

兒。那廣德樓園中第一名角新靈芝出臺。一片叫好之聲。耳膜都要震破。我那老朋友更是直着脖子。狂叫他那一張嘴。彷彿像根竹筒。我仔細瞧瞧。那位大名角的尊範。只見他生得很是胖白。濃眉。蜷髮。高鼻。厚唇。兩顆黑睛。深藏在顴骨裏面。從好一邊說。他倒可以說是像個西洋女兒。我心裏暗笑。這些人如此崇拜他。可謂嗜好。在酸鹹之外了。後來那新靈芝說一句話。他們便叫一聲好。我心裏實在厭煩。暗忖道。這等人材。也能盜些虛聲。可見今日世界。賢否混淆。到處都容得瓦缶雷鳴了。我那老朋友。一心只在戲上頭。我高興不高興。他也瞧不見了。直待收場之後。歸途之中。他纔問我。今晚的戲如何。我勉強附和他。說好的很。老朋友聽了。因對我說。你若有中意的。不妨極力捧角。我自然會找得一班朋友來。幫着你。捧不上一個月。就必然有成效的了。至於打茶圍呢。你從此還要去。都不用那。麼。早。只管到戲園。捧完角。再去。都不遲。因為小班裏頭的規矩。老早跑了去。反爲外行的。我口中含含糊糊的答應了他。纔各自叫了車子回去。到了次晚。我老朋友老早就跑來了。我對他說。今晚要換個戲園。我纔去了。老朋友沒奈何。便領我到中和園來。這中和園裏。最出色的角兒。却是曾封武豔親王五十元。一個乖乖的柳姑娘。這一晚他演的是玉虎墜一齣。等到柳姑娘出臺。也是一片震耳的叫好聲。浪然而却與昨晚的名角大不相同。我覺得眼前一亮。又髣髴我那鼻梁上放着盞電燈耀的我。眼花一會定睛細瞧。只見那柳姑娘。生得曲眉秀頰。流月亭亭。玉貌絳脣含情。脈脈金蓮步緩。恍波上之仙妃。楊

柳腰輕。疑掌中之飛燕。我心裏暗道：這纔算得名。下無虛了。霎時鶯喉乍轉，響遏行雲。秋水微波，魂銷坐客。我也不禁跟着一般戲迷，叫了聲好，到得哭靈時候，柳姑娘渾身穿着縞素，出來連髻上簪的多是白素花，越顯得冰雪爲神，瓊瑤作骨，髣髴和普救寺的鶯鶯小姐一般。嬾嬾婷婷，走到靈前，哀哀而哭，把我的心腸都哭軟了。直到戲完了場，我的魂靈兒纔歸了竅。自這晚後，我每晚都到中和園，也成了個戲迷了。章臺青柳，也不思攀折了。紫陌紅塵，也息了游蹤了。一心一意的，只在中和園捧角，也直着脖子叫起來，是不消說的了。又過了好些時，我那上海的家眷到北京來了。我祇得在順治門外租了一所房子來住。每晚仍是聽我的戲，捧我的角。有一天，我因爲在部裏等候領薪水，回家稍遲，吃過飯後，掏出表來，瞧一瞧，已是七點五十分了。拿過手巾，稍爲抹一抹臉，珍珠似的飯顆，尙在牙縫裏，我也不管得許多，披上外褂，就趕忙出門，坐了車，赴中和戲園了。那晚柳姑娘演的是杜十娘，怒沉百寶箱。正是他的拿手好戲。他踏着風琴唱歌時候，我坐在萬頭攢動的池子裏，覺得一身飄飄欲仙。後來聽得風琴音稍低，想是蓮鈎兒乏力，越發教人銷魂了。等到沉箱時候，我又憐他飄蓬斷梗的身世，禁不住淚珠兒撲簌簌落下來了。頃刻戲完，人散，我無精打彩的，跟着大衆潮湧而出，到了外面，方知道正刮着風，天氣分外寒冷。我身上的長袍馬褂，以及外面的外褂和裏面的小襖，幾重都是狐皮。此時都薄得和紙片一般，毫無暖氣。我心裏想：今晚的法倫表，必在零下七八度的了。我要叫乘東洋車子。

誰知天寒車少。好的早給人家坐了去。剩下破敝不堪的。也要我兩吊京錢。我覺得車夫婪索太過。索性不坐車子。或者走走路兒。運動運動。也能少得煖氣。因小路擁擠。便往前門大街而來。跑了會子。身上果然煖和一些。然而一雙腳。却是冰冷。髻髻非生在自己身上一般。這當兒。不消說路上的行人。極是稀少的了。耳畔祇聽得東車站的汽笛。嗚嗚的響。像也是怯寒而號了。來到西河沿。方僱了一輛車子。却只得一吊錢。比在戲園門口的車子。價錢已便宜一半。我趕忙上了車。誰知車行極慢。差不多和我步行一般。好不容易纔拉過廠甸兒。只見前邊牆陰之下。恍惚有個小孩子的影兒。因隔得十來步遠。是夜天上並沒月亮。我心裏疑惑道。這個時候。天又這般冷。怎麼尚有小孩子在街上獨自走起來。正想之間。車行近了。看得真切。果見牆陰下的。正是個小女孩子。靠牆而立。我忙教停車。跳下車去。走到他跟前。仔細一瞧。見那孩子。年紀至多不過八歲。面目生得清伶可愛。衣服也很乾淨。像是個上等人家孩子。忙問他。你是那一家的孩子。怎麼這個時候。尚在街上。那孩子並不答言。只見他身上。不住索索亂抖。我知道他寒極了。因又問。到底你家在那裏。快告訴我。不要害怕。待我送你回去。那孩子依舊並不答言。只眼睜睜的望着我瞧。我詫異道。這孩子真個凍的說不出話來麼。恰好車夫也走將過來。從傍插嘴道。這孩子怪可憐的。大約是迷路的罷。我又攬那孩子的手。他並沒害怕樣兒。隨我來到街燈下邊。又去問他。到底因何迷路。也並不答言。車夫笑道。這孩子必是外省人。不懂得官話的。所以你

老爺問他。再也不見答應。我聽了點點頭兒。車夫又道。這個時候。由他獨自在街上。必要凍死無疑了。就送到警署去。也未必能找到他家。不如由你老爺招呼他回去。公館裏比起警署來。到底有人招呼。而且也煖和一些。豈不算是件好事。我聽了車夫的話。覺得很有道理。因道。這孩子不會說話。實在是沒有法子。且等我帶回去。瞧瞧再說。忙拉了他手。走往車子那邊來。那孩子像是很喜歡似的。我登了車。把他抱起來。坐在膝上。那孩子並不顫了。我也覺得沒那麼寒冷了。只車上多了一個人。那車越發走的慢了。好不容易。纔到得我公館來。叫開了門。家裏的姨太太接着問我。這是誰家的孩子。你把他抱了來。怪可憐的。我笑嘻嘻的道。你試猜猜。姨太太道。我那裏猜得出。因攆了孩子的手。問長問短。誰知孩子也並不答言。姨太太瞅了我一眼。道。如此深夜。你到底從那裏弄來的孩子。我笑說。橫豎我總不是拐帶人口的拐子。你纔問怎的。姨太太笑道。這孩子雖然生的俊。倒是個沒嘴的葫蘆兒。真個奇怪。所以我要問個明白。我道。真個奇怪。連我也莫名其妙。我告訴你。這是個迷路的孩子。我從廠甸兒那邊帶了回來的。你要跟尋他的來歷。我那能知道。姨太太驚道。這是迷路的孩子麼。怎麼不送他到警署去。倒把他帶到自己家裏來。我道。這個時候。送到巡警那裏。他們又有甚麼法子。能送這孩子回去。警署裏都是男人。招呼孩子一層。到底要女人纔妥。所以我把他帶了回來。如今你就給我好好的招呼他。睡覺罷。要送他到警署招領。過了兩天。等找不到他家時。再送去也不遲。姨太太道。這倒難。爲你有這片慈悲心。

只這孩子家裏他的父母親人不知道要怎樣惶駭呢。說着叫老媽拿了牛奶和餅乾他吃。那孩子歡天喜地的吃了。只依舊不開口說話。我們沒奈何。夜已深了。便教老媽領了孩子去。好生伏伺他睡覺。我們也就睡覺了。到得明天十點多鐘。我纔起身。洗過臉後。姨太帶了昨晚那迷路的女孩子進來。頭上已梳過一條光油油的辮。臉上也擦上些花粉。兩頰紅得像桃子似的。眉目秀曼。越發教人憐愛。姨太笑對我道：「你把個啞女兒帶回來了。」我道：「真個會啞麼？」姨太道：「怎麼不真？」我一早起來便替他梳頭洗臉。又買東西他吃。他喜喜歡歡的。只是並不說話。我還當他或者是外處人。不懂得官話的。因打着上海話問他。並不答應。說寧波話也是一樣。知道家裏的老媽是廣東人。又懂得福建話的。再叫了來問他。也只管笑嘻嘻的。兩片唇皮都不見動。動老媽說別是個聾子。因拿個銅盆子在他背後敲得震天介響。也不見他回過頭。瞧一瞧。這纔知道他真是個聾子。老媽又說天生成的聾子。必然也是啞的。忙又裝着極惱怒樣子在他臉上着力拍了幾下。那孩子登時哭起來。發一種怪叫。和羊鳴一般。纔又把他試驗出是啞巴子來了。我聽完也不禁大笑道：「怪道昨晚由你怎樣盤詰他。再也不肯說話。原來如此。」姨太因說道：「如今怎麼樣？可要把他送回人家。」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只不知道他家住何方？」叫我往那裏送。姨太道：「這孩子若是不聾不啞。嘴臉倒生的好。就不給人家送回去。留在家里使喚也使得。如今已知道他是個廢物。依我想。就把他送到警署裏。由得人家招領回。」

去好罷。我道：不必這樣忙。要我送到警署，遲早都要一番手續。不如等兩天再瞧。若果然知道了他家，自己親自走，騎兒送他回去，倒是直捷了當。姨太道：如何能知道他家？他有嘴，又不會說。我道：他不會說，我會探訪。況且揣度昨夜裏迷路情形，大約必是跟了他母親到中和園，或是廣德樓聽戲。因人多擠失，又不會叫喚，一味胡跑，所以跑到廠甸兒來。你瞧瞧他穿的衣服，也像是上等人家的。我想明兒或是後天，他家裏必然會登告白找尋起來。我還要得他的謝禮呢。我姨太聽了，再不言語。一會兒吃過飯，已應該上衙門時候，我便匆匆的去了。到得部裏查一查本日的報章，並沒甚麼找尋女孩的告白。我想：必是昨晚他家裏的人來不及登告白了。這一晚中和園的戲有一齣，是貴妃醉酒，又是柳姑娘的拿手好戲。連梅蘭芳演來，都有所不及的。我想今晚必要分外早些到園，方有最好的位子。一聽得五點鐘噹噹的響，飛也似的出了衙門，坐了車子回去。一到家裏，姨太便迎着說好了。好了，迷路女孩子的住址明白了。我驚問：怎麼知道了？難道是他家裏來這裏找麼？姨太道：不是，是因忙將孩子帶了過來，將他衣襟解開，只見裏面有一方手指頭大小，白布用線縫在裏子上，寫着一行小字：是北京前門東，笞箒兒胡同七號門牌。吳桂英，我瞧見了好不喜歡。因說不錯，這是這女孩子的住址。那吳桂英三字，必是這人的姓名。他家的人做事倒還心細。姨太因說你就給他送了回去，免得他家盼望回來再吃飯罷。我聽了心下一想，由前門東向中和園去，倒是順路。我何不就送他回去，回來時候便